

1/80

165

马安的报告



广东人民出版社

马安的报告

广东人民出版社

马 安 的 报 告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75印张 6插页 112,000字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册

书号 10111·1023 定价 0.44元

目 录

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蓝 放(1)
红旗飘扬在马安山	王 为 肖 玲(21)
矿山尖兵	陈甲优(42)
火红的旗帜	杜 峻(55)
闪亮的乌金	王 旺 胡天佑 玉振生(68)
金色的道路	曾德中(80)
汽笛欢歌	姚 涌 谢作尧 廉海生(93)
红色管家人	王 稔(112)
不卷刃的尖刀	欧阳斌 林仕权(126)
矿工的贴心人	杨昭科 王 稔(140)
攻关记	欧阳斌(149)
煤海浪花	龚 夫 陈 佑(165)

编后记	(178)
-----------	---------

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为扑灭矿井下的烈火而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六岁。他短暂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今天，在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时候，马安煤矿的工人、干部和附近农业大队的贫下中农，怀着崇敬感情，深深地怀念这位英雄。他们说：鲜红的烈士的光辉事迹，激励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巩固无

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西江河畔，马安山下，一个英雄的名字，铭刻在千万人的心里。

人们颂扬他：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敢于顶逆风，战恶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人们赞叹他：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人们称道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哪里困难到那里去，哪里危险往那里冲，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他，就是党的优秀干部钟泮芳。

钟泮芳同志生前是肇庆地区马安煤矿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为扑灭矿井下的烈火而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六岁。他短暂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今天，在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时候，马安煤矿的工人、干部和附近农业大队的贫下中农，怀着满腔激情，深深地怀念这位英雄。他们说：钟泮芳同志的光辉事迹，激励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而继续奋斗！

**“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就得进行斗争！”**

钟泮芳同志在学习笔记中这样写道：

“共产党员是干革命的！要革命就要有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什么都不怕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钟泮芳用他光辉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豪言壮语。他在每一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都发扬了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冲锋在前，战斗不息！

最严重的一次斗争发生在一九七一年春。

一天，马安煤矿正在新建的三号竖井突然出现了断层水。

水，凶猛地 from 井壁的岩缝里喷射出来，每小时涌出三百立方。三号竖井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

这一天，矿党委要举行一次学习会。钟泮芳一听到三号竖井告急的消息，就连忙向党委请了个假，立刻带领工人，大步流星地奔向三号竖井，突击抢险。

钟泮芳和工人们泡在井下齐胸的冷水里，打桩、架板，连续奋战了一天一夜。眼看快要把水堵住，突然“轰”的一声，井壁塌了一个缺口，水象瀑布一样倾泻出来。在这千钧

一发的时刻，钟泮芳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身体堵住缺口。后面的工人马上赶来，和他一起战斗……

战斗刚结束，钟泮芳一上井，却遭到了矿党委个别领导成员的指责。

当时，在马安煤矿，围绕着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正在发生一场尖锐的斗争。

马安煤矿是个小矿，矿区总面积只有一点二平方公里，工人不过一千七百多名，生产条件很差。为了开发马安、建设马安，干部和工人群众一向并肩战斗，同甘共苦。一九六三年冬，矿党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马安煤矿的实际出发，制订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三三一”制度：干部每周三天劳动，三天学习和工作，一天休息。这个制度一直坚持了七年。干部和工人都说，“三三一”制是马安煤矿的好传统。

可是，一九七一年春，在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矿党委个别领导成员却否定这个好传统。

这一次，钟泮芳刚从三号竖井堵水回来，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湿衣服，洗掉浑身的泥浆，矿党委个别领导成员就严厉批评他，竟然把他在紧急情况下没有参加一次学习会，而去抢救国家财产的行动，说成是“不突出政治”。

钟泮芳感到，这个批评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针对他一个人的。它的实质，是反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反对党的优良作风。他认定这是错误的批评，便坚决地把它顶了回去。他理直气壮地说：“我去保护矿井，怎能说是不突出

政治!”

矿党委个别领导成员随即召开了所谓“端正领导人不突出政治的会议”，说：

“实行‘三三一’制，影响突出政治，要改掉！”

“‘三三一’制是按照毛主席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指示建立起来的，是我们马安煤矿的光荣传统，决不能改！”钟泮芳坚决反对。

“大家都下去劳动，干部不象干部，机关不象机关，怎么行？”

“机关要革命化，干部要改变作风。我们是干革命的，怎能当官做老爷！”

老钟一字一顿地说，洪亮而有力的声音象汽锤打在桩木上一样。党委多数成员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支持老钟的正确意见。

会议不欢而散，斗争仍在继续。

夜深了，钟泮芳宿舍里的灯光还亮着。他翻开毛主席著作，聚精会神地读了一篇又一篇。久久地，他的眼睛盯在这些金光闪闪的字句上：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钟泮芳清醒地意识到，当前围绕着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展开的这场斗争，是当官还是革命之争，是扩大还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

165
之争，是两条路线之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正当钟泮芳埋头学习的时候，门外响起了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他亲密的战友、老工人张乾来了。

“老钟！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就是不能改！一改掉，干部就会变修，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就要改变了。他们硬要改，你可要顶住，坚决顶住！工人支持你！”张乾一见面，就把自己的心里话掏出来。

“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得进行斗争，我坚决顶住！”钟泮芳紧握住张乾的双手，激动地说。

工人们听说钟泮芳在党委会上坚决维护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都觉得老钟做得对，做得好。平时，钟泮芳的宿舍里就够热闹的了，工人们有事没事都喜欢来找老钟，同他谈思想，谈工作。现在，来找他的人更多了。他们关心他，鼓励他。钟泮芳从工人群众身上汲取了智慧和力量。他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去迎接新的战斗。他冲破阻力，照常到工人群众中去参加劳动。有一次，他又来到机电车间，青年工人小余奇怪地问：

“老钟！听说你下井堵断层水挨了批评，你还来劳动？”

老钟笑笑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毛主席的教导，你说，我听他们的，还是听毛主席的？”

“好！”小余听了，乐得连连点头。

不久，矿党委又开会讨论“三三一”制。矿党委个别领导成员还是坚持己见：“劳动，劳动，不突出政治，什么都是假的！”

钟泮芳被激怒了，红彤彤的方脸盘显得更红了，两道浓眉下射出两道严峻的目光，他高声驳斥道：

“干部参加劳动是反修防修的大事，这不是政治是什么？你成天讲‘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到底要突出哪一家的政治？”

可是，矿党委个别领导成员根本不考虑钟泮芳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武断地说：“反正‘三三一’制改定了！”

钟泮芳霍地站起来，高大的身躯象一座山，他把坚定有力的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改你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钟泮芳在与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中，立场这样坚定，态度这样鲜明，是他无私无畏的革命胆略的反映，是他一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早在这以前，他就曾这样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当我国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刘少奇一伙大刮“下马风”，有人大叫“马安下马”的时候，他是这样同“下马风”作斗争的。在四清运动中，当刘少奇一伙贩卖“桃园经验”，有人在马安“打击一大片”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同他们作斗争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这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同工人和贫下中农一道，向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

那是一九六二年底，钟泮芳刚刚担任马安煤矿新江工区副主任不久。当时，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矿里出现了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矿党委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带领干部、工人开展了一场横扫资本主义妖风的斗争。钟泮芳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头。在那些日子里，钟泮芳把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随身带着，自己学，又经常走到工人群众中去同他们一起学。他和工人群众一起，以公报为武器，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本质，自觉地同资本主义倾向划清界限，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一天，钟泮芳听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即将调离工区的领导干部，居然要把自己开荒种的三分多地花生青苗折价卖给别人。钟泮芳又吃惊，又愤慨。一个共产党员竟然干出这样的事情，怎不令人痛心！他想，近年来资本主义妖风所以能够刮得起来，正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不揭开领导班子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怎能将横扫资本主义妖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呢？然而，也有人对这个干部的错误采取“大事化小”的态度，他们认为：“他是个领导，不要使他太难堪。”“反正他快调走啦，劝劝他就是了。”钟泮芳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看法背离了党的原则。

在一次党总支委员会上，钟泮芳毫不含糊地把那个领导干部要卖青苗的问题揭了出来，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你

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还要卖青苗，你到底要走哪条道路？你还有半点共产党员气味没有？”钟泮芳坚持原则的行动，既制止了那个干部的错误行为，又给所有支委树立了坚持阶级斗争的榜样。

正是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惊涛骇浪，把钟泮芳锻炼成为一个带头革命的好干部。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应当用来为人民服务”

钟泮芳同志带头革命的精神，不但表现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能够带头同修正主义斗，同资产阶级斗，而且表现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带头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做一个铲除产生资产阶级土壤的自觉战士。

一九七〇年十月，钟泮芳担任矿党委副书记的时候，一天晚上，他回到宿舍，发现有人来给他打扫过房间，热水瓶也灌得满满的。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有的同志认为他是党委副书记了，应该给他扫地打水。这件事引起了钟泮芳的深思。他的脑海里浮起了一连串的问题：怎样对待自己的职务和地位？怎样对待社会主义企业中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怎样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第二天一早，他就自己动手先把房子打扫干净，把热水瓶灌满。他对同志们说：“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你们可千万不能把我当作官啊！”

还有一次，钟泮芳到煤矿附近的新江一农业大队蹲点。

大队干部为了照顾他，把一间房子收拾干净让他住，又通知供销社给他开饭。他说：“不能闹特殊！”他跑到老贫农家里去搭食，把铺盖搬到大队部，同干部们一起住。

钟泮芳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官。当“官”不象官，这就是工人群众对他的评价。

刀不勤磨会生锈，人不劳动会变修。钟泮芳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把参加劳动看作是反修防修，打掉官气，破除等级观念，永远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途径。自从马安煤矿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三三一”制建立以来，他模范地执行这个制度，坚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他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到班组劳动，就由班组长分配任务。他在机电车间做党支书时，每天一早就挎着军用水壶和饭盒子上工地，见到班组长就问：“今天我干什么？”要是班组长不在场，他就问工人：“哪位师傅要学徒呀？”同志们对这已成习惯，什么工作紧，就叫他干什么。在劳动中，钟泮芳不光不摆领导架子，工人叫他干啥就干啥，而且最苦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他就带头干。

那是一九六四年秋的一天晚上，强台风袭击马安煤矿。风，刮得行人站不稳脚跟，雨，打得人们睁不开眼睛。新安二号井井口的高压电线杆被刮倒了，井下断了电源。如果不迅速把电源接通，井下就无法排水、通风，不但不能生产，工人的生命也受到严重的威胁。钟泮芳听到这消息，立即带领四十多个工人和干部，拉起一根笨重的电缆去安装。从仓库到二号井有一公里的路程，还要过一道小木桥。风急，雨

大，天黑，路滑，钟泮芳一直走在最前头。“同志们，加油啊！”他那洪亮的声音，盖过了呼呼的风声。大家在他的鼓舞下，顶风冒雨顽强地拉着电缆往前走，跌倒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了，足足搏斗了两个钟头，才把电缆拉到了井口，把电源接通了。

有一次，矿里放假，钟泮芳就利用假日来清理延伸井下面的水仓。采煤工人一上井，他立刻带领着十五个干部和工人下井。容积有一百五十多立方米的水仓，积满了砂石、煤浆和脏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钟泮芳把工作服一脱，带头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大家连续干了二十四个钟头，把水仓清理得干干净净。

十多年来，钟泮芳就是这样自觉地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人们都说：“老钟是个脱产干部，可他从来没有脱产过！”

钟泮芳虽然当了“官”，可从来没有高人一等的官气；钟泮芳有了权，可从来没有拿人民给他的权力去谋取私利。有时候，他家里的人和亲戚认为他当了矿的党委副书记，有权力，想通过他在矿里弄一点什么东西。他听到这种要求，总是想：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应当用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拿它去谋私利！他表哥要他在矿里卫生所买些贵重药品，他说：“那是要根据医生处方给的。”他三叔要他在矿里买一对水靴，他说：“那是国家给矿工的劳动保护用品，不能买。”他爱人记挂着四处漏雨的房子，要他在矿里买几根木头回来修理，他说：“那是国家的生产物资，怎能转卖给

私人!”

看到这些，群众总是十分高兴地说：“老钟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

“把自己溶化在革命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中”

钟泮芳同志出生在一个贫农之家。在那长夜难明的旧社会里，钟泮芳刚满五岁，母亲就在贫病交迫中死去了。后来，父亲又被恶霸活活逼死了。那时候，两个姐姐还未成年。六十多岁的祖母带着三个孤儿捱日子。白天种地，晚上织竹帽。收番薯季节，姐弟三人拎着竹篮去捡薯尾；饥荒年头，姐弟三人一起去锄野菜，挖蕉头，摘竹米，跟着祖母沿门讨饭……

钟泮芳牢记着这苦难的过去。解放后，他翻了身，立即把自己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一九五三年参军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要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六年他在入党宣誓时这样表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要与损坏党的利益者作无情的斗争!”一九五八年，他脱下军装不久，就参加了开发马安煤矿的战斗。最先他是当矿工，很快就被提为干部。进矿时，他立下了这样的决心：“党需要我到哪里战斗，我就在那里坚守阵地!”

钢靠高温炼，刀靠石上磨。为了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钟泮芳非常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来到马安煤矿不久，他

就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要改造那种自私自利、单纯考虑个人、不顾集体的农民狭隘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换上大公无私、处处为集体、为人民、敢于斗争的思想。”为此，他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如饥似渴地攻读毛主席著作。虽然他只读过四年书，识字不多，但是，不管工作多忙，劳动多累，他都没有放松过学习。白天，人们经常看见他的挎包里装着毛主席著作，工前工后，饭前饭后，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他就拿出书来读。每个夜晚，他几乎都挤出个把钟头来看书。很多时候，上中班的工人下班回来，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还看见他坐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做笔记。有时同房的同志催促他：“老钟，早一点休息吧，明天再学。”他总是笑着回答：“晚睡一会儿不要紧，少学一点儿可不行，斗争需要啊！”他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还读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在这些书上面，划满了红杠杠儿、蓝道道儿，他不知读过多少遍了！

毛泽东思想象阳光，象雨露，哺育着钟泮芳茁壮地成长。在他遗留下来的笔记本中，端端正正地抄录着这段金光闪闪的语录：“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钟泮芳牢牢记住毛主席这些语重心长的告诫，非常警惕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当我国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钟泮芳在机电

车间工作的时候，有些人利用帮助附近农村修理机器的机会，用低价买鱼、肉回来加菜，请他参加。钟泮芳不但拒绝参加，还就这个问题发动工人群众展开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工人们经过这场斗争，大大提高了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在钟泮芳负责抓“矿农结合”工作的时候，一年除夕，有个农业大队的人送了一条鱼给他家。他知道后，立即把鱼退了回去。

钟泮芳把毛主席关于“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教导铭刻在心坎里。从来到矿山的第一天起，他一心想的是做好开发煤炭的壮丽事业。他进矿十二年，有十个春节坚持在矿带领干部和工人下井搞突击生产，干义务劳动，没有回家过节。他对革命工作拚命干，对工人和贫下中农充满着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深夜里突然狂风暴雨，他想起野外某地有个体质较弱的同志在放哨，马上爬起床去接班；有个青年工人生病，他一会儿给请医生，一会儿给煮面条，一会儿给打洗脸水，连牙膏也给挤在牙刷上。他到矿区的定江农业大队蹲点，贫下中农有人生病，他深更半夜打着电筒到野外采草药；傍晚社员收工迟了，他给贫下中农的小孩洗澡。

钟泮芳心中时刻装着革命工作，装着广大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家那间旧屋子，每逢下雨，四处漏水，老祖母多次催促他修理一下，他总是说：“能住就行，工作忙，以后再说。”一次，机电车间青年女工小温的小孩病了，她仍然坚持照常上班。钟泮芳知道后，关切地说：“小温，你快回去照